

苏丹内战与人道主义危机： 根源及影响*

梁凯宁

内容提要 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2023年苏丹内战迅速升级为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这场冲突源于苏丹长期积累的族群、宗教及资源分配矛盾，并因外部势力争夺地缘影响而逐渐演变为代理人战争。内战导致大量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粮食危机愈演愈烈，基础设施遭受严重破坏。此外，战争引发的难民潮和安全威胁对邻国及区域稳定产生深远影响，加剧了萨赫勒地区和非洲之角的动荡形势。尽管联合国、欧盟、非盟等国际组织积极提供援助与调解，但由于资源匮乏、外部干预复杂化以及冲突长期化，这些措施成效有限。本文从现状、根源及人道主义危机的具体表现入手，深入分析苏丹内战的复杂成因和发展态势，并系统评估国际社会在应对危机中的不足之处。在此基础上，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强化国际人道主义援助力度，确保基本生存需求得以满足；第二，推动冲突各方面开展全面且具包容性的政治和解进程，为长远和平奠定基础；第三，加强区域安全合作，借助区域机制与国际力量的协调努力，共同维护该地区稳定与安全，以期缓解当前危机、实现苏丹持久和平提供可行路径。

关键词 苏丹内战 人道主义危机 地区安全 非洲之角

作者简介 梁凯宁，上海师范大学非洲研究中心博士生（上海200234）。

自独立以来，苏丹因复杂的族裔、宗教和资源争端多次爆发内战。这些频繁的冲突不仅造成国家长期动荡，还引发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2023年4月，新一轮内战爆发，尽管未能吸引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但其规模和影响力不可忽视。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泛非主义与非洲一体化历史文献整理与研究”（项目批准号23&ZD32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这场冲突不仅加剧了国内矛盾，还逐步波及邻国，威胁区域安全，最终演变为大国间的代理人战争。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苏丹内战及其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已从区域问题升级为全球安全治理的重大挑战。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苏丹冲突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历史背景、民族与宗教问题、区域性安全动态及大国干预等方面。^① 然而，关于 2023 年苏丹内战的特征、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及国际社会的应对研究仍显薄弱。此外，国内研究多以单一视角关注苏丹冲突的局部问题，如土地争端^②、军阀斗争^③或恐怖主义蔓延^④，这些研究尽管揭示了冲突的某些重要方面，但是缺乏系统性和全局性分析。同时，国外研究大多关注历史性冲突及其长期影响，针对 2023 年内战及人道主义危机的专题研究尚未充分展开。^⑤

基于此，本文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对 2023 年苏丹内战及其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进行深入探讨。具体而言，本文以 2023 年苏丹内战为核心，分析其现状与特征、深层根源及所带来的多重影响，着重揭示人道主义危机的复杂性，进而评估国际社会现有的应对措施及其成效。通过上述分析，本文旨在为理解当前苏丹内战及其对区域和国际格局的影响提供新视角，为国际社会更有效地应对类似危机提供理论和实践参考。

-
- ① 付海娜、王以宁：《苏丹当前冲突演进的逻辑》，《世界知识》2024 年第 9 期，第 48—49 页；俞洪亮、周军：《苏丹武装冲突：向更大规模的内战演变》，《世界知识》2023 年第 10 期，第 38—39 页；张璠：《苏丹政治失序的根源：国家治理结构性危机》，《中国非洲学刊》2024 年第 1 期，第 44—56 页。
- ② 梁娟娟：《苏丹努巴山区部落冲突中的土地问题》，《中国非洲学刊》2024 年第 1 期，第 57—75 页。
- ③ 唐中华：《苏丹武装冲突溯源：强人政治背后的军阀混战》，《世界文化》2023 年第 7 期，第 4—9 页。
- ④ 唐志超：《苏丹危机凸显非洲之角安全困境亟待破解》，《当代世界》2023 年第 5 期，第 72—73 页。
- ⑤ 代表性文献可参见：Reem Omer, “South Sudan: From Independence to a Detrimental Civil War,”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 Vol. 37, No. 3, 2016, pp. 11 – 12; David Mozersky and Daniel M. Kammen, *South Sudan’s Renewable Energy Potential: A Building Block for Peace*, US Institute of Peace, 2018; Jemera Rone, “Sudan: Oil & War,” *Review of African Political Economy*, Vol. 30, No. 97, 2003, pp. 478 – 510; Robert O. Collins, “Civil War in Sudan,” *Journal of Third World Studies*, Vol. 5, No. 1, 1988, pp. 66 – 83; Andrew S. Natsios, “Beyond Darfur: Sudan’s Slide toward Civil War,” *Foreign Affairs*, Vol. 87, No. 3, 2008, pp. 77 – 93; Sam L. Laki, “Self – Determination: A Solution to the Sudan Problem,” *Northeast African Studies*, Vol. 3, No. 2, 1996, pp. 7 – 20.

2023 年苏丹内战延宕及其特征

2023 年 4 月爆发的苏丹内战是该国自独立以来最严重的政治和军事危机。这场冲突以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之间的权力斗争为核心，迅速从首都喀土穆扩展至全国其他地区，并引发大规模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区域安全问题。内战持续升级不仅摧毁了苏丹社会和经济基础，也对周边地区产生深远影响。同时，这场冲突呈现出长期化、复杂化和外溢性等显著特征，已成为全球安全治理的一大难题。

（一）苏丹内战的延宕

2024 年 4 月 15 日是苏丹内战爆发一周年。一年前，苏丹武装部队与快速支援部队之间脆弱的权力协议破裂，以阿卜杜勒·法塔赫·布尔汉（Abdel Fattah al-Burhan）为首的苏丹武装部队与穆罕默德·哈姆丹·达加洛（Mohamed Hamda Dagalo，一般被称作赫梅蒂）领导的快速支援部队在首都喀土穆爆发冲突，战火迅速蔓延至全国，特别是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和南部的科尔多凡高原。^①

苏丹作为连接萨赫勒、非洲之角和红海的战略要地，其内战动荡迅速外溢至周边国家，并引发域外大国的干预。这种复杂局势激活了该地区潜在的不稳定因素，冲突持续升级。从形势来看，喀土穆成为冲突焦点，并向周边地区辐射，特别是在西达尔富尔，部族间暴力显著加剧。尽管国际社会尝试调解，迄今成效甚微，战斗仍在持续。

首先，战斗向北达尔富尔蔓延，冲突进一步复杂化，烈度显著升级。快速支援部队联合阿拉伯游牧民兵，与苏丹武装部队及其盟友非阿拉伯定居部落展开激烈交火，这场冲突吸引了更多部落加入，甚至有可能引发种族屠杀，使北达尔富尔成为新的冲突中心。此外，该地区还存在历史性冲突，如农牧民之间的矛盾。^② 各类冲突交织迫使部分平民逃往沙格拉镇和扎姆扎姆营地等相对安全的地区避难，进一步加剧了当地的人道主义危机。

其次，布尔汉的势力逐渐衰退，而快速支援部队的控制范围不断扩大。在达尔富尔的战斗中，布尔汉领导的苏丹武装部队逐渐失去优势。赫梅蒂领导的快速支援部队不断扩大控制范围，不仅在西部大部分地区击溃了苏丹武装部队，还包

① Emmanuel Akinwotu and Mary Louise Kelly, "One Year after Civil War Erupted in Sudan, Millions of People Are in Dire Need of Aid," *All Things Considered*, 2024.

② "One Year of War in Sudan,"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 2024, pp. 3 - 10.

围了北达尔富尔首府法希尔，苏丹武装部队陷入困境。尽管布尔汉试图与地方武装力量合作，例如苏丹解放运动和正义与平等运动，遏制快速支援部队的攻势，但这些盟友的力量有限，难以扭转局势。^①

再次，和平前景渺茫，调解进展有限。尽管国际社会尝试推动苏丹和平进程，但成效仍然甚微。2024 年 4 月，法国、德国和欧盟联合举办巴黎会议，这被视为推动和平的重要契机，会议承诺提供 20 亿美元援助，用于缓解苏丹境内的人道主义危机和周边国家的难民问题。然而，这些援助不足以满足实际需求，仅能覆盖部分紧急救助。同时，布尔汉和赫梅蒂在停火谈判中的强硬立场，使得调解进程几乎停滞不前。双方在资源分配和权力安排上的分歧难以弥合，任何实质性协议都难以达成。总体而言，虽然国际社会的调解努力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局部人道主义危机，但和平前景依旧黯淡。

（二）苏丹内战的特征

首先，2023 年苏丹内战呈现出长期化特征。交战双方矛盾的结构性和冲突的复杂性，导致内战难以在短期内结束。尽管在埃及和阿联酋的斡旋下，部分地区实现暂时停火，但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高原等关键地区的战斗依然激烈，毫无停息迹象。此外，苏丹港的战略位置使其成为布尔汉阵营的关键控制点，一旦赫梅蒂的部队攻占苏丹港，布尔汉将失去外援通道，而赫梅蒂则可能获得更多的军事支持。这种战略争夺进一步加剧了冲突的复杂性，也凸显了苏丹内战的外溢性风险，尤其对南苏丹、乍得等邻国的稳定构成威胁。

其次，内战可能导致苏丹再次分裂。2011 年，苏丹因内战一分为二，而 2023 年的这场内战则在达尔富尔地区制造了更加复杂和长期的冲突，为国家的再次分裂埋下隐患。^② 布尔汉与赫梅蒂之间的矛盾根深蒂固，派系间的利益冲突难以调和。快速支援部队通过控制达尔富尔地区的资源，可能进一步强化其独立能力，而冲突外溢甚至可能导致乍得等邻国卷入，从而引发新的区域性危机。

再次，内战逐渐演变为域外大国的代理人战争。赫梅蒂通过与主要的民间反对派结盟，支持由美国和沙特斡旋的协议草案，试图将其部队纳入国家军事系统；布尔汉则依靠埃及和伊朗的背后支持，持续组织军队抵抗快速支援部队的攻

① “One Year of War in Sudan,” pp. 2 – 7.

② Mohammed Alamin and Simon Marks, “One Year On, Sudan’s Civil War Is a ‘Forgotten Crisis’,” Bloomberg, April 15, 2024,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24-04-15/one-year-on-sudan-s-civil-war-is-a-forgotten-crisis>, accessed May 6, 2024.

势。^① 这种多元化的外部援助为双方提供了充足的资金和武器，使战争愈加僵持难解。红海沿岸的苏丹港成为双方争夺外援的关键筹码，布尔汉退守苏丹港，将其视为反攻的最后据点，并通过与伊朗达成谅解以获得支持；而赫梅蒂则依靠阿联酋和俄罗斯的援助，战场上甚至出现了俄罗斯制造的反坦克导弹和其他先进武器。^② 这种代理人战争的特征进一步延长了战争周期，使和平前景渺茫。

最后，布尔汉和赫梅蒂之间的权力斗争逐渐演变为传统的农牧民冲突和族裔冲突。^③ 在赫梅蒂进攻北达尔富尔和包围法希尔的过程中，武装力量根据族裔和职业发生分化：阿拉伯族裔和游牧部落支持赫梅蒂一方，而非阿拉伯族裔和定居部落则站在防守一方。这种族裔分裂导致一些部落年轻人被动员起来对抗快速支援部队，同时游牧战士也加剧了对非阿拉伯社区的打击和迫害。这场权力斗争因此逐步演变为涉及族裔和部落的暴力冲突，进一步增加了和平调解的难度和复杂性。

苏丹内战的深层根源

近几年，苏丹内战持续恶化，其主要原因可从内部和外部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从内部来看，苏丹地处非洲之角和萨赫勒地区，长期受到种族、民族和宗教冲突的困扰，国内政治生态不稳定，经济状况长期萧条，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导致局势不断恶化。从外部来看，域外国家的干预、地域政治的复杂性，以及萨赫勒地区整体安全形势的恶化，均加剧了内战的激烈程度和持久性，使局势逐渐朝着新的、不可控的方向发展。

（一）苏丹内部多重危机叠加下的复杂局面

从历史来看，苏丹内战通常被描述为民族、种族、宗教和农牧民冲突交织的复杂局面。自独立以来，北部穆斯林与南部传统宗教信仰者及基督徒之间的冲突不断。尽管 1972—1983 年间曾短暂停火，但《亚的斯亚贝巴和平协议》失败后第二次内战爆发。1989 年全国伊斯兰阵线的政变引发新一轮冲突，反映了财富分配不均、发展失衡和种族矛盾，远超单纯的宗教冲突。这些历史性冲突只是苏

① “Sudan: The Rapid Support Forces Gains Ground in Sudan,”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 2024, pp. 3–9.

② Sarah Daly, *Russia’s Influence In Africa, A Security Perspective*, Atlantic Council, 2023, pp. 8–11.

③ 俞洪亮、周军：《苏丹武装冲突：向更大规模的内战演变》，第 38—39 页。

丹内战复杂性的一个缩影。^① 学者们对此有不同解释：一些人认为，这是一场由种族主义、奴隶贸易及英国“南方政策”引发的南北“愿景之战”；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中心对边缘经济剥削导致的资本冲突，或是各方争夺领导权的博弈。^② 苏丹南北分裂并非自然或历史的必然，而是殖民主义者人为造成的。苏丹的伊斯兰文化既有非洲特质，也包含阿拉伯因素，^③ 正是这种由帝国主义塑造的历史性冲突根源，导致苏丹持续的裂痕和内战爆发。

苏丹内部的多样性因素是内战持续的深层原因之一。苏丹地处萨赫勒和非洲之角这两个冲突频发地区，其内部冲突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同时，苏丹是唯一深受奥斯曼埃及殖民影响的非洲国家，而非典型的欧洲殖民产物。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使苏丹未能形成统一的国家认同，进而加剧了内部冲突。^④ 此外，苏丹的人口结构多样化也加大了冲突的复杂性。北部主要是讲阿拉伯语、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西部达尔富尔地区则是信仰伊斯兰教的“非洲人”，南部居民信仰基督教和万物有灵论，东部则是讲库希特语的贝加人。这种语言和文化多样性造成巨大矛盾，使得内战一旦爆发便难以控制。^⑤

权力争夺、财富与资源控制，以及对国家未来走向的分歧，成为苏丹内战爆发的直接催化因素。自 2021 年推翻巴希尔政权以来，苏丹一直由军事委员会管理，该委员会由布尔汉和赫梅蒂主导。布尔汉身为苏丹武装部队总司令，同时也是过渡政府临时总统，赫梅蒂则是快速支援部队领导人。两人在国家大政方针和军队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尤其在国家发展方向和部队整编等问题上冲突不断。2023 年 4 月 15 日，赫梅蒂重新部署其部队的举动，被布尔汉领导的苏丹武装部队视为军事威胁，双方随即在首都喀土穆爆发激烈战斗。至今，双方谁先开第一枪仍有争议。^⑥ 事实上，赫梅蒂与布尔汉的权力斗争早有先兆，在 2019 年推翻巴希尔政权后，尽管两人合作组建了过渡政府，但向平民政府过渡的尝试始终未能顺利推进。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根深蒂固的矛盾使得他们之间的冲突不可

① Huriye Yıldırım Çinar and Adem Öz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Behind the Instability in Sudan,” *Perceptions*, Vol. 28, No. 2, 2024, pp. 173 – 183.

② Emeric Rogier, *No More Hills Ahead?: The Sudan’s Tortuous Ascent to Heights of Peace*, Clingendael Institute, 2005, pp. 5 – 6.

③ Douglas H. Johnson, *The Root Causes of Sudan’s Civil Wars: Old Wars and New Wars*, Boydell & Brewer, 2016, pp. 1 – 3.

④ Emeric Rogier, *No More Hills Ahead?: The Sudan’s Tortuous Ascent to Heights of Peace*, pp. 6 – 7.

⑤ Ibid., p. 7.

⑥ Amel Marhoum, Sara Bedri and Filippo Grandi, “Reflecting on Sudan’s Civil War One Year Later,” *Time*, April 15, 2024, <https://time.com/6966065/sudan-civil-war-anniversary-essay/>, accessed May 10, 2024.

避免。^① 最终，两大主要派系之间难以调和的利益矛盾引发了持续至今的内战。

地区固有的安全漏洞是内战持续的关键因素。达尔富尔一直以来是恐怖主义滋生的温床和持续冲突的中心，这一地区也是赫梅蒂的大本营，许多新兵都来自赫梅蒂所属的雷扎伊加特部落。达富尔居民长期受到民兵及武装势力的恐吓，赫梅蒂的部队更是对马萨利特等社区实施了种族暴行。近年来，赫梅蒂在达尔富尔投入大量资源，试图控制该地区的战略资产，包括机场跑道、矿井、水源以及主要道路。如果赫梅蒂失去在苏丹其他地区的战争优势，他很可能撤回达尔富尔，依靠数万名久经沙场的战士，使该地区几乎成为坚不可摧的堡垒。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冲突的许多根源可以追溯到约 20 年前达尔富尔地区的暴力和侵犯人权行为。^② 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不解决达尔富尔地区的深层次问题，苏丹内战恐怕将永无休止。

经济危机成为内战持续且难以止息的重要推手。苏丹经济基础一直相对薄弱，尽管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但是这些资源往往被视为“诅咒”而非“祝福”。2011 年南苏丹独立进一步加剧了苏丹经济危机，特别是石油收入损失对苏丹经济造成沉重打击。石油曾占苏丹政府收入的一半以上，出口比例高达 95%。失去这部分收入后，经济增速放缓，通货膨胀率一度达到两位数，燃油价格上涨进一步使经济发展雪上加霜。经济下行压力蔓延至社会各个层面，成为社会不稳定的潜在因素。^③ 此外，非洲地区虽然拥有大量青年劳动力，但是苏丹经济发展水平不足以吸纳这些人力资源，使他们成为社会负担和潜在的不稳定因素。许多青年为谋生计，选择加入武装组织，从而为冲突各方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兵力。这不仅使内战长期化，也加大了实现和平的难度。

（二）外部势力渗透加剧了苏丹内战的复杂性

苏丹的重要战略位置以及丰富的农业和矿产资源，吸引了域外势力的渗透和争夺。这些外部势力干预不仅加剧了内战的复杂性和持久性，还使冲突发展出新态势，并带来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

第一，苏丹内战愈演愈烈在很大程度上与地缘政治因素密切相关。苏丹因其重要的战略意义，成为地区和国际势力竞相争夺的目标。其脆弱的基础设施和薄弱的经济基础难以承受任何形式的不稳定，特别是在安全领域。从地缘政治角度

^① Douglas H. Johnson, *The Root Causes of Sudan's Civil Wars: Old Wars and New Wars*.

^② Beverly Ochieng, "Sudan: Why Has Fighting Broken Out There?" *BBC*, April 24, 2023, <https://www.bbc.com/news/world-africa-65284948>, accessed May 15, 2024.

^③ Cleo Haynal, "Tension between the Sudans: Not Just Oil, but a Lack of Foresight," *Counter Terrorist Trends and Analyses*, Vol. 5, No. 7, 2013, pp. 6-8.

看，苏丹位于非洲地理的十字路口，北与埃及和利比亚接壤，东与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毗邻，西与乍得和中非共和国邻接，这些国家大多处于非洲大陆的中心地带。^①此外，苏丹占据尼罗河流域 60% 的面积，在埃及和埃塞俄比亚之间的尼罗河争端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埃及 90% 的用水依赖尼罗河，而埃塞俄比亚则控制着青尼罗河的源头，并计划通过开发尼罗河水资源来增加发电量。埃及和苏丹共同反对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建设，认为此举将严重威胁到它们的水资源供给安全。^②

苏丹还凭借红海沿岸的重要战略位置，在区域和国际事务中占据关键地位。其主要城市苏丹港是红海沿岸的重要深水港口，而红海作为全球重要的贸易航道，承载了近 10% 的国际贸易流通。对苏丹的控制能够直接影响红海的航运动向，从而对国际贸易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苏丹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是非洲第三大黄金生产国，并蕴藏着丰富的银、铜和铀矿。苏丹还生产全球 80% 的阿拉伯树胶，这种树胶是食品、油漆和化妆品的重要原料，苏丹对该资源的垄断地位使其在国际经济中具有一定影响力。^③

第二，苏丹的邻国埃塞俄比亚、乍得和南苏丹长期受到政治动荡和武装冲突的影响。由于战火绵延，大量苏丹难民被迫逃往邻国，其中数十万难民越境进入乍得。这些难民流动引发了冲突的外溢效应，随着外溢程度加剧，势必会向内反弹，将域外势力牵扯进来。这不仅扩大了内战的范围、规模和烈度，还使局势更加复杂且难以控制，从而降低通过和平方式解决冲突的可能性。同时，多个域外大国，包括俄罗斯、美国、埃及、土耳其、沙特、阿联酋以及伊朗，都在争夺对苏丹的影响力。这些国家在苏丹内战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进一步加剧了冲突的复杂性和持久性。

第三，美国在苏丹内战中的角色不容忽视。作为冷战后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始终扮演着“世界警察”的角色。在苏丹内战初期，美国与沙特共同在吉达监督交战各方进行所谓的“和平谈判”，但实际上美国对这场冲突负有部分责任。当时特朗普政府不仅无视相关武装力量对平民的屠杀，还与西方盟友一道向苏丹文官政府施压，要求其在 2022 年大选前与军方组建过渡政府，这一举措为后来的内战埋下伏笔。此外，为了在大国竞争中取得优势，美国采取一些带有战

① Huriye Yıldırım Çinar and Adem Özer,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Behind the Instability in Sudan,” pp. 183 – 193.

② Tamirat Dela Wotango and Muluken Ayele, “Ethio – Sudan Bilateral Diplomatic Relation Since 2011: Review on Economic Relation,” *Cogent Social Sciences*, Vol. 9, No. 2, 2024, pp. 16 – 19.

③ 刘鸿武、姜恒昆：《列国志·苏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8 年版，第 46—59 页。

略算计的策略，以对抗中俄在非洲的影响力，甚至不惜挑起冲突以彰显存在感。^①

俄罗斯同样积极介入苏丹事务。2017年，苏丹前总统巴希尔访俄，与普京总统达成合作开采金矿的协议，并在2020年签署在红海建立军事基地的租约。俄罗斯通过瓦格纳集团扩大在苏丹的影响力，向冲突双方提供武器以换取黄金和政治支持，这进一步加剧了冲突的复杂性和持久性。^②乌克兰危机爆发之际，赫梅蒂率领代表团访问莫斯科，表明双方之间的紧密关系。2023年2月，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访问苏丹首都喀土穆，再次重申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的必要性，推动国际格局向多元化发展。^③

第四，随着苏丹内战持续且无短期结束的迹象，各国在苏丹的立场不断调整，形成了一个充满矛盾的新联盟。阿联酋明确支持赫梅蒂，向其提供军事支持，埃及和沙特则站在布尔汉一边。此外，伊朗为扩大在红海的影响力，也选择支持布尔汉，试图通过控制苏丹港增强其地区地位。同时，埃及和埃塞俄比亚在复兴大坝问题上的长期争端可能促使埃塞俄比亚支持赫梅蒂，从而进一步增加了局势的复杂性。这种多方势力干预形成了新的联盟结构，但在各自利益驱动下，这一联盟既不稳定又充满矛盾，使局势愈发复杂。新联盟的形成在某种程度上削弱了美国在该地区构建的旧联盟体系，可能迫使美国重新调整其在非洲的战略定位和政策。

综上所述，苏丹内战的根源深植于历史、社会和经济等多重因素，而国家治理不力、宗教认同冲突和资源分配不公进一步加剧了局势恶化。历史上族群间的仇恨与不满、政治家对经济利益的贪婪、群体行为的复杂性、国家治理能力的低效与失灵，以及外部势力的干预，这些内外因素相互作用，共同导致了当前的局势动荡。要实现国家长期和平稳定，必须针对这些问题采取全面而包容的治理措施，确保资源分配的公平性，并努力化解冲突带来的长期创伤，尤其需要重点关注流离失所者、粮食危机和经济不平等。

- ① Zineb Riboua, "The Geopolitics of U. S. Engagement in Sudan," *Foreign Policy*, May 16, 2023,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3/05/16/sudan-us-saudi-israel-russia-china-africa-geopolitics-civil-war/>, accessed May 20, 2024.
- ② Nima Elbagir et al., "Exclusive: Evidence Emerges of Russia's Wagner Arming Militia Leader Battling Sudan's Army," CNN, April 21, 2023, <https://edition.cnn.com/2023/04/20/africa/wagner-sudan-russia-libya-intl/index.html>, accessed May 20, 2024.
- ③ Christopher Tounsel, "Sudan's Plunge into Chaos has Geopolitical Implications Near and Far - Including for US Strategic Goals," *The Conversation*, April 28, 2023, <https://theconversation.com/sudans-plunge-into-chaos-has-geopolitical-implications-near-and-far-including-for-us-strategic-goals-204453>, accessed May 20, 2024.

苏丹内战造成人道主义危机

苏丹内战引发了一场被国际社会广泛忽视的人道主义危机，其破坏性和影响力正在逐步蔓延，给苏丹及其邻国带来沉重负担。从大规模平民伤亡和流离失所，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再到粮食危机和对平民的暴行，这场危机展现出多重复杂的面貌。

（一）人道主义危机的表现

在当前多起冲突并行的国际背景下，苏丹内战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已日益严重且持续加剧。尽管与加沙冲突引发国际社会广泛关注不同，苏丹的人道主义危机似乎处于被遗忘状态，但是其破坏性却丝毫不亚于其他危机。迄今为止，苏丹的暴力事件已导致数千人死亡、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并引发一场大规模的人道主义灾难。这场灾难对非洲之角乃至非洲大陆的稳定性造成很大威胁，既可能加剧萨赫勒邻国的武装冲突，还可能在非洲大陆形成从大西洋到红海的不稳定地带，并引发大范围的难民潮和饥荒。

第一，苏丹自 2023 年 4 月爆发内战以来，已造成大规模的平民死亡。据联合国难民署统计，截至 2024 年 4 月，苏丹冲突已导致超过 15000 人死亡，实际数字可能更高；共有超过 860 万人流离失所，其中 660 万人在国内流离失所，近 180 万人逃往邻国避难。随着局势持续恶化，接近 200 万人越境逃亡，大多前往乍得、南苏丹和埃及等邻国，这些避难者中超过一半是儿童。^① 尽管邻国尽力为这些迫切需要帮助的人提供援助，但由于自身经济条件有限，这些国家在应对人道主义紧急援助方面已接近极限。

第二，冲突正在摧毁苏丹本已破败的基础设施。布尔汉领导的苏丹武装部队和快速支援部队之间击往往采取无差别相互攻击，密集住宅区的医院、监狱、学校等基础设施遭到严重破坏。这些设施受损对平民的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无法估量的影响，尤其是随着数百万平民失去清洁饮用水供应，传染病在多个地区蔓延，医疗设施遭破坏使疫情防控更加困难。^② 同时，苏丹儿童正成为这场人道主义危机

① “Sudan: Escalating Conflict in Khartoum and Attacks on Civilians in al - Jazirah and South Kordofan,” Armed Conflict Location & Event Data Project, 2024, pp. 2 - 8.

② Lina Hemmeda (et al.), “The Critical Pharmaceutical Situation in Sudan 2023: A Humanitarian Catastrophe of Civil War,”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Equity in Health*, Vol. 23, No. 1, 2024, p. 54.

最直接的受害者，而战争对儿童成长的破坏，或将影响整整一代，甚至更长时间。

第三，随着内战持续，苏丹人道主义危机不断加剧。起初，冲突主要集中在喀土穆、北科尔多凡、西科尔多凡和西达尔富尔地区，后来战火逐渐蔓延至更多地区，甚至波及邻国，导致更多武装团体介入。例如，扎格哈瓦部落越境进入乍得，使乍得面临巨大内外部压力。2024年初，联合国安理会报告显示，乍得允许阿联酋利用本国领土向快速支援部队走私武器，但是阿联酋否认此事。这种外部干预加剧了局势的不稳定性，也使冲突更加复杂难解。冲突与人道主义危机相互叠加，基础设施遭破坏、平民生命财产受损等问题愈加严重，使人道主义困境更加难以逆转。^①

第四，人道主义危机还体现在粮食危机上。截至2024年2月，苏丹粮食价格飙升了110%以上，近1800万人陷入严重饥饿，而南苏丹和乍得也面临相同困境。苏丹面临饥荒威胁，其中90%的人口生活在冲突热点地区，难以获得人道主义援助。不断上涨的粮食和燃料成本加剧了粮食不安全，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苏丹可能成为全球最大饥饿危机爆发地。总计约2500万人（苏丹人口的一半以上）需要紧急援助，其中500万人正处于饥荒边缘。^②

第五，苏丹内战中针对平民的残酷屠杀和虐待也是人道主义危机严重的体现。达尔富尔地区频繁发生出于种族动机的杀戮，妇女和女童普遍遭遇暴力。^③在过去一年多的冲突中，喀土穆、达尔富尔和科尔多凡的平民不断遭到屠杀。缺乏中央权力维持秩序使得苏丹面临滑向种族大屠杀的风险。无国界武装人员洗劫占领区、虐待平民已成常态，导致当地人口急剧减少，许多精英和中产阶级被迫逃离家园。2023年11月初，无国界武装人员在西达尔富尔地区屠杀了数百名非阿拉伯平民。与此同时，苏丹军队利用军事装备频繁进行无差别攻击，对平民造成重大伤害，仅在2023年12月29日，南达尔富尔州尼亚拉的空袭便导致数十人死亡。^④

（二）人道主义危机的多维影响

人道主义危机不仅加剧了苏丹国内社会经济状况恶化，而且民众生活困苦，

① *Sudan: The Rapid Support Forces Gains Ground in Sudan*, pp. 2 – 12.

② “Sudan: Escalating Conflict in Khartoum and Attacks on Civilians in al – Jazirah and South Kordofan,” pp. 2 – 9.

③ Jesse Zink, “Women and Religion in Sudan’s Civil War: Singing through Conflict,” *Studies in World Christianity*, Vol. 23, No. 1, 2017, pp. 67 – 73.

④ Katharine Houreld and Paul Schemm, “U. N. Calls for End to Siege of Darfur City Amid Sudan Civil War,” *The Washington Post*, June 14, 2024,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2024/06/14/sudan-fasher-un-resolution-rsf-war/>, accessed June 20, 2024.

饥饿和流离失所的现实使他们对战争的厌恶和反抗情绪不断高涨。同时，人道主义危机也给国际社会对苏丹的援助和干预带来更大困难和挑战，使局势更加难以控制。

首先，苏丹内战给国家带来沉重灾难，将其推向长期战乱分裂的局面。当前，苏丹已大致分裂为两个部分：布尔汉领导的苏丹武装部队在东部和红海重要城市苏丹港占据主导地位，而赫梅蒂领导的快速支援部队控制了西部大部分地区以及首都喀土穆的主要区域，并向东部苏丹武装部队的军事基地进攻。苏丹和平安全与国家统一面临严峻威胁，未来发展前景悲观。

其次，这场内战对苏丹平民的影响是直接而深刻的。战争与人道主义危机给民众带来巨大苦难，无数家庭在战争中破碎，大量民众流离失所，生活在饥饿、疾病和死亡边缘。战争破坏了苏丹社会经济结构，民众生活更加困苦。即使战争结束，由于基础设施被严重破坏，民众的生活和生存状况仍会长期受到影响，这种灾难影响甚至可能延续几代人。

再次，苏丹人道主义危机给国际社会带来消极影响。苏丹内战加剧了非洲大陆动荡，尤其是对萨赫勒和非洲之角地区而言，苏丹内战可能将这两个冲突多发区连通，使非洲的冲突形态从“点块状”变为“条块状”，从而放大不稳定因素，对区域和平与安全构成直接且系统性威胁。此外，大量难民涌现给周边国家带来沉重压力，特别是对欠发达国家而言，将进一步恶化其经济状况。多重国际危机的叠加，如俄乌冲突、加沙冲突、缅北冲突等，也对国际社会的援助能力提出严峻挑战，如何有效应对值得深思。

最后，地区冲突风险加剧，安全威胁已超出苏丹边境。如果杰济拉州、苏丹东部及红海战略城市苏丹港的暴力事件继续升级，厄立特里亚、埃及等国可能面临直接威胁。事实上，苏丹内战已对南苏丹产生极大影响，大量流离失所者逃往南苏丹避难，使其面临严重的粮食、经济和政治危机。此外，冲突可能进一步扩大至整个萨赫勒地区，尤其有迹象表明，赫梅蒂已开始从马里、乍得等国招募战斗人员，以期在与布尔汉的权力争夺中取得优势。

（三）国际社会应对措施及效果评估

总的来说，当前国际社会未能对交战各方施加足够压力，以制止内战并遏制日益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尽管国际社会长期以来努力加强对该地区的管控，并与民间社会团体合作提供援助，尤其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等领域，但由于缺乏持续性措施，人道主义援助仅能临时缓解危机，成为“创可贴”式的应对。全球援助资金与人道主义需求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特别是在多重国际冲突频发、全球注意力分散的情况下，苏丹内战的关注度有所下降。此外，苏丹在内战爆发前已

面临严重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这进一步增加了国际社会的应对难度。

具体而言，非洲联盟未能展现出足够的领导力，未采取与冲突规模相匹配的具体行动。在2024年2月非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会议上，苏丹局势甚至未被列为独立议程，显示了非盟在应对此次危机中的无力与漠视。此外，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援助依赖中央政府的财政分配，而对于发生冲突的偏远省份和社区而言，救援物资抵达与分配周期长，难度大，难以达到紧急救援的目的。欧盟在援助苏丹的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通过人道主义空中桥梁运送物资，为苏丹提供了30吨包括水、卫生设施和住所设备的物资。此外，欧盟还向该地区拨款7300万欧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并迅速派遣人道主义专家到苏丹边境进行评估，与当地人道主义援助伙伴合作探讨最佳援助方案。^①

联合国多个机构积极参与援助苏丹。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命拉姆丹·拉马姆拉（Ramdan Ramamra）为苏丹问题特使以支持苏丹争取和平。世界卫生组织应对疾病暴发，世界粮食计划署致力于缓解饥饿，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则关注儿童教育问题，为失学儿童提供支持。然而，联合国安理会花费近一年时间才通过关于苏丹的决议，呼吁停止敌对行动并允许人道主义援助进入，但实际效果有限，战斗仍在苏丹各地持续。虽然成立了苏丹实况调查团调查冲突中的人权侵犯问题，但由于缺乏人员和资金，调查团未能有效履行职责。联合国应确保调查团获得必要资源，并将苏丹的人权问题作为重点议题。^②

联合国难民署下属的紧急救援队正积极与当地政府和相关团体合作，为新移民提供支持，建立中转中心并提供应急物资。同时，难民署还支持流离失所儿童的教育计划，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资金，以应对教育危机。联合国难民署高级专员助理拉乌夫·马祖表示：“需求巨大，挑战重重。如果危机持续，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将受到威胁。”^③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警告称，苏丹正面临饥荒，

① “Humanitarian Crisis in Sudan: 5 Ways the EU is Helping,” 15 May, 2023, European Civil Protection and Humanitarian Aid Operations, https://civil-protection-humanitarian-aid.ec.europa.eu/news-stories/stories/humanitarian-crisis-sudan-5-ways-eu-helping_en, accessed October 8, 2024.

② Leo Varadkar, “Sudan’s Forgotten Civil War Risks Exploding into a Geopolitical Crisis,” *The Times*, September 29, 2024, <https://www.thetimes.com/world/ireland-world/article/sudans-forgotten-civil-war-risks-exploding-into-a-geopolitical-crisis-drb5qkjj2>, accessed October 8, 2024.

③ “UNHCR’s Assistant High Commissioner Calls for Strong International Support for Sudanese Refugees in Neighbouring Countries,” <https://www.unhcr.org/africa/news/press-releases/unhcr-s-assistant-high-commissioner-calls-strong-international-support-sudanese>, accessed October 8, 2024.

但国际社会对苏丹的人道主义援助资金落实率仅有 5%，严重影响了紧急援助的实施。^①

总的来说，在苏丹地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对国际社会来说是一项巨大的安全和后勤挑战。苏丹内战不仅与其他国际冲突争夺援助资源，而且国际援助受制于联合国安理会内部分歧。因此，重新思考人道主义援助的标准模式，创建与平民接触而非与交战派别接触的替代援助途径，是至关重要的。

结 语

苏丹内战及其引发的人道主义危机，不仅是苏丹国内长期矛盾的爆发，也是外部势力博弈的产物。这场冲突的深层根源既包括族群、宗教和资源分配等国内结构性问题，也受到国际地缘政治博弈的复杂化推动。冲突升级为代理人战争，导致大规模平民伤亡、粮食短缺、基础设施毁坏，并对邻国及更广泛的区域安全造成深远影响。苏丹内战表明，国家治理的失败、历史遗留的矛盾冲突和外部干预交织，可能会迅速演化为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安全挑战。现有的国际应对，无论是联合国主导的多边行动，还是欧盟和联盟提供的援助与调解，都面临资源不足、执行受限和协调不力的问题，反映出国际社会在面对复杂跨国危机时，仍然缺乏有效整合资源与统一行动的能力。同时，一些域外大国的利益驱动型干预，不仅未能缓解冲突，反而使其长期化和复杂化，凸显了当前国际合作机制的局限性。

(责任编辑：贺杨)

① “How Are Regional and Multilateral Organizations Responding to Sudan’s Crisis?” <https://www.american.edu/sis/news/20231218-how-are-regional-and-multilateral-organizations-responding-to-sudan-s-crisis.cfm>, accessed October 8, 2024.

African Union Institutional Reform: Path to Progress and Multiple Challenges

Ling He

Abstract: Since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Organization of African Unity to the African Union (AU), the AU has been continuously building its institutions to better address various internal and external challenges and to achieve its goals. In 2017, the AU initiated the institutional reform.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Kagame, the President of Rwanda, the AU has carried out reform measures such as focusing on economic integration, peace and security, global governance and other priority areas, realigning the institutional structure, reforming human resources and internal financing mechanisms. Through institutional reform, the AU has assumed a more prominent role in priority areas, enhancing the efficiency of institutional operations and fostering greater financial autonomy. However, numerous problems have arisen. With Ruto, the President of Kenya, succeeding Kagame in leading the AU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2024, the AU institutional reform in the future will face challenges such as insufficient political driving force and financial support, the need to improve coordination at all levels, and lower willingness of African sub-regional organizations, countries, and public and civil society organizatio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reform. In the future, the AU should actively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leadership of major African countries to lead the reform, further innovate the internal financing mechanism and the division of labor and cooperation mechanism with sub-regional organizations, enhance benefit sharing among countries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development, strengthen the connection with the public, and enhance the enthusiasm of multiple entities to participate in the system reform.

Keywords: African Union, institutional reform, Agenda 2063, AfCFTA

Author: Ling He, PhD candidate of the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Sudan's Civil War and Humanitarian Crisis: Roots and Impacts

Liang Kaining

Abstract: In the backdrop of unprecedented global changes unseen in a century, the civil war in Sudan has rapidly intensified into a grave humanitarian crisis in 2023. This conflict originated from the long-standing ethnic, religious,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conflicts in Sudan, and gradually evolved into a proxy war due to external forces vying for geopolitical influence. The civil war has led to a significant number of civilian casualties and displacements, further intensified the food crisis, and caused severe damage to infrastructure. In addition, the influx of refugees and security threats brought about by war have a profound impact on neighboring countries and regional stability, exacerbating the turmoil in the Sahel region and the Horn of Africa. Despite the assistance and mediation provid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the European Union, the African Union, and others,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se measures is limited due to resource scarcity, complex external interventions, and prolonged conflict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urrent situation, root causes, and the humanitarian crisis stemming from the Sudan's civil war, evaluates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response, and suggests measures such as increasing humanitarian support, promoting political unity, and strengthening regional security collaboration to offer a practical way out of the ongoing crisis and attain sustainable peace in Sudan.

Keywords: Sudan's civil war, humanitarian crisis, regional security, Horn of Africa

Author: Liang Kaining, PhD Candidate of Center for African Studies,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A Review of African Poverty Research

Zhang Zhenke, Jing Yibo and Jiang Wenjia

Abstract: Africa has long been the focus of poverty in the world, and has exhibited intricate and varied factors that contribute to poverty, along with notable characteristics defining its prevalent poverty. Since 2000, scholars in China and in the world have conducted in-depth research on African poverty, witnessing a continuous expansion in research scale, increasingly innovative methodologies, and a diversification of research conten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oreign studies, African poverty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four aspects: poverty degree measurement, mechanism, influence factors, and assessmen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methods. The participation of African local scholars has significantly improved the depth and practicality of relevant research.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omestic studies, research mainly focuses on China – Africa poverty reduction cooperation, with an emphasis on the implication of Chinese poverty alleviation experience to Africa. In the future, Chinese scholars need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basic theoretical research on the causes of poverty in Africa, deepen the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in poverty reduction, explore new paths for poverty identification and governance, and contribute Chinese wisdom to poverty alleviation in Africa and in the world.

Keywords: African poverty, poverty measurement, poverty reduction mechanisms, China – Africa cooperation, China's experience

Authors: Zhang Zhenke, Professor of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ng Yibo, Postgraduate Student of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and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Jiang Wenjia, PhD Candidate of School of Geography and Ocean Science and Institute of African Studi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